

烽火南天

广东民兵革命斗争故事集



烽火南天

广东民兵革命斗争故事集



广东省军区政治部
海南军区政治部 合编

封面设计
插图

廖 怡
邓 荣 关 驹 黄 佳
胡 阳 胡 珊

烽火南天

广东省军区政治部合编
海南军区政治部

*

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

广东省新华书店发行

广东新华印刷厂印刷

1974年7月第1版 1974年9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450,000册

统一书号 10111·977 定价 0.93元

目 次

农军初战	宁 斌(1)
挖“墙脚”	叶 榜(18)
石头阵	丰 民(32)
犁头红旗迎风展	萍 源(41)
保卫秋收	沈 赞 汝京海(57)
关英三斗地头蛇	海 峰(71)
探虎穴	何 文(82)
槟榔嫂进城	周可毅 王京海(95)
南岭赤卫队	雄 斌(110)
送盐	梅 平(126)
革命山歌斗敌顽	华杨雪(136)
红军标语的故事	洛 昌(151)
三气广田	龙 奇(163)
伐木场的枪声	江 浪(177)
保卫兵工厂	万 珊(193)

奇袭火车站	曾 诚(205)
龙舟战鼓	祁 晓(217)
毁路队	华松明(227)
鱼炮炸敌艇	陈雄文(244)
智斗“张精卫”	集 慧(257)
钓“鲨”记	康 矛(271)
连胜三局	威 远(279)
新春烈火	邓坤武(296)
战斗在敌人的心脏里	潘 毅(310)
红色战报	张 振 海 浪(331)
地下盐站	罗运洪(347)
夺药	詹 伍 庄 稼(362)
水上女交通	余松岩(374)
铁妹	许 兴(394)
小交通智取情报	元 梅(409)
夜海夺粮	文德洪(420)
后记	(433)

农 军 初 战

宁 斌

春雷一声震山河，红旗卷起农奴戈，
砸碎千年铁锁链，百万田工谱新歌。

这首歌谣歌颂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毛委员在广州一再强调和阐明建立工农联盟这一光辉思想，并亲手播下了农民运动的火种。广东西江北岸的广宁，农民运动的星火迅猛燎原；共产党领导的农民自卫军，向地主民团打响了胜利的第一仗。

一九二四年深秋，正是茅花吐白、金谷飘香的季节。石马山下的雷鸣村，缀有金黄犁头的红旗迎风招展；“打倒土豪，除劣绅”的战歌响彻云霄。村头的“杨氏宗祠”晒坪上，黑压压地挤满了人群，红袖章鲜艳夺目，长矛、梭标银光闪闪；人们兴高采烈地笑着、唱着……

“隆！隆！隆！”三声喜炮响，人们闪开一条通路，只见一行人高擎犁头红旗，敲锣打鼓，进了会场。领头的人中等身材，长得墩墩实实，古铜色的方脸上闪着一双大眼睛，显

得刚毅、干练。他腰系红绸带，大背着“七九”枪，高举起一块闪闪发亮的木牌子，快步登上石阶，向着鼓掌欢呼的乡亲们点头微笑。

他，就是雷鸣区农民协会委员长、常备农军中队长杨进。

今天，雷鸣区农会召开群众大会，庆祝县农民协会和农民自卫军成立，同时举行雷鸣区常备农军中队成立典礼。真是双喜临门，乡亲们怎能不高兴？杨进心如潮涌，想起去年冬天在党旗下宣誓时，听过特派员老周讲述毛委员总结“二·七”大罢工的经验教训，说到工人阶级闹革命不能孤军作战，要依靠广大农民作为同盟军，要联合一切革命的阶层；共产党领导革命要抓枪杆子。今天，农友们遵照毛委员的指示，拿起了枪杆子，掌握了印把子，要打出一个红彤彤的天下，怎不叫人万分兴奋！想到这里，杨进用衣袖拭了拭“雷鸣区农民自卫军常备中队部”这块牌子，端端正正地挂起来。

接着他宣布：“授枪！”

号令刚下，一队队生龙活虎般的小伙子，唱着“打倒土豪，除劣绅”的战歌走过来，人们热烈鼓掌欢迎，顿时锣鼓喧天，鞭炮齐鸣……

“报告！”一个青年人气喘吁吁地跑来，把一卷黄纸交给杨进：“这是‘业主维持会’贴在潭布墟的‘长红’*。”

杨进打开一看，只见长方黄纸上写着：“农会初建，即发

• 即布告。

动减租。查权利属于田主，租由主定；义务则在佃户，十足交纳。现我会将全县民团联合，誓必扫平农会，保我业权。凡各佃户，如敢跟随农会，强减租额者，格杀勿论；若肯助我民团，剿灭农军，则免租两年，幸勿自误！”杨进当即向群众批驳了这些胡言乱语，揭露了地主阶级挑拨农民自相残杀的阴谋诡计。青年农军战士郑阿刚哈哈一笑：“地主也说免租，简直是老虎捻佛珠，豺狼喊放生了。”杨进说：“我们闹减租，挖动了田主豪绅统治的墙脚。谁帮田主砌墙垒砖，赏口剩饭吃吃也说不定的。可帮田主砌墙的人要想深一层——砌好了，还不是把自己给关在里头，让田主豪绅抽筋剥皮，连骨头都给榨出油来！”

群众听了心明眼亮，“哗”的一声，燎起了仇恨的火焰，掀起了汹涌的怒涛。这个揭露：田工耕田汗如雨，挂起禾镰没米煮。那个控诉：世代代作农奴，连打个呵欠、伸伸懒腰都有罪。农军战士纷纷表示：一定要把农会、农军办好！只有走毛委员指引的革命路，我们这些田工才有出头的日子。

这时，一个农军战士飞奔前来报告：盘踞在潭布泰庆炮楼的黄怀汉民团，正在集结队伍，要来进犯雷鸣区。敌情传来，人心激愤。农军战士们更是火烧火燎地按捺不住，单等一声令下，便冲上前去消灭这些为非作歹的白狗！

“农军战士们准备战斗！农友们，我们要誓死保卫农会，保卫我们的印把子！”杨进声若洪钟，沉着坚定地发出命令。

顿时，“嘟嘟嘟……”的牛角声和“当当当……”的铜锣声，穿山越岭，把雷鸣区的村村寨寨连结起来，立刻进入了

迎战状态。

区农民协会召开了第一次“军事会议”。经过热烈讨论，决定在洞尾迳伏击敌人，同时派人向县农军总部报告。

潭布墟在雷鸣村的南边。洞尾迳是潭布墟通往雷鸣村的必经之路，迳长四里，两边悬崖峭壁，刀削斧劈般陡直，山上茅草高过人头，松林茂密，风声如涛，很是险要。地主民团的头目黄怀汉，是个老奸巨猾的“刁钻虫”。他对农民协会又恨又怕，巴不得把雷鸣区农会扼杀在摇篮里，只是担心农军在洞尾迳埋伏，才不敢轻举妄动。这次，他见农民运动势若燎原，再不下手便“啃不动”了；眼下全县民团已经勾结起来，互相策应，他自恃枪多弹足，才壮起狗胆进犯雷鸣区。

且说洞尾迳两边山崖上，杨进领着农军战士，埋伏在密林深草中。山峡笼罩在激战前的寂静里。

“进哥，黄怀汉怎么还不来？”趴在杨进身旁的小郑，有些焦急地问。

“耐心等待，老虎迟早会跌落陷阱——看！”杨进压低嗓门回答。话音刚落，只见潭布方向尘头滚滚，一大队人马乱哄哄地闯了过来。

原来黄怀汉派出尖兵在前头搜索，自己领着民团大队在后面跟进。踏进洞尾迳，队伍的速度顿时减慢。黄怀汉在马上举目四看：周围悬崖陡壁，如刀似剑，松林草窝，深不可测，不由得打了个寒噤，心里犹豫起来……

忽然，随着“砰”的一声，山峡两边，步枪、鸟枪、土炮，一齐炸响！喊杀声冲天而起，震天动地！农军的排枪射

出一阵弹雨，劈头撂倒了十多个团丁，民团队伍顿时大乱。这时，杨进率领农军战士们，怀着满腔的阶级仇恨，如猛虎下山，蛟龙出海，卷起一片震天的杀声，扑向惊慌失措的敌人！黄怀汉见势不妙，扭头便跑，谁知坐马受惊，一个翻身，把他掀翻在地……他想：这回完啦！……死命挣扎着爬了几步，才让一个亲随把他扶上马背，慌忙逃窜……

此时，“哒哒的的……”四周山头响起嘹亮威武的冲锋号，原来是农军总部听到消息，由特派员同志带领的农军大队从南北两面冲杀过来了。

一杆杆犁头红旗指引着漫山遍野的农军战士，前后夹攻地主民团。真是威风凛凛，大快人心！

杨进率领的雷鸣区常备农军冲在前列。他们穿着日常服装，一律绑腿、草鞋，背竹笠，挂袖章，扎腰带，手执步枪、砍刀、长矛，异常威武。那火红的农军袖章，辉映着闪闪发光的砍刀和一簇簇指向敌群的红缨，在硝烟滚滚的战场上，宛如一团团熊熊燃烧着的火球，迅猛疾前，势不可当！

黄怀汉的民团刚退出迳口，没想到又受到截击，更是兵败如山倒，溃不成军，死命往南逃窜。忽然，东南方向一阵密集的枪声响处，斜刺里又冲出一支队伍，兜头拦截逃窜的民团。这支队伍的战士们头戴钢盔，穿着银灰色的军装，映衬得脖子上的红领巾格外火红。他们背着的斗笠上一色四个大字：铁甲车队。这是中共广东区委遵照毛委员关于建立革命武装的指示，刚刚建立的一支党的武装。这次，他们根据区党委的命令，只留下一个排在广州继续进行铁甲车训练，

其余日夜兼程，赶来广宁，帮助农会打击地主民团。一年之后，这支党的武装扩建为叶挺独立团，这是后话，按下不表。

再说，黄怀汉带着残兵败将，好歹才逃回泰庆炮楼。潮水般涌来的各路农军，乘胜追击，把炮楼团团围住。

黄怀汉龟缩在炮楼里，心惊胆颤，魂不守舍。他看到这次集中的农军特别多，显然农运区又扩大了，这使他远离“友邻”民团，显得非常孤立；而且“泥腿子”们居然有从省城开来的军队助战，气势威猛，锐不可当。想起这些变化，他禁不住倒抽一口冷气。但当他从炮楼往下一看，只见四合院式的外楼，严严实实地套着七层高的主楼，虽说今天损失了一百来人，但炮楼里枪多粮足，还可望挽回败局。想到这里，胆子又粗了一点。

黄怀汉有个狗崽子叫黄财福，一贯骄横，不知死活，这时竟然跑上楼来，靠着楼北的窗口，面对着距离炮楼百来米远的狮头岗农军阵地，嚣张地挑衅狂叫：“喂！田主当家，有权确定租额，铁租无减，这是自古以来的老规矩！你们凭几杆破枪，就能改变得了么？有本事打下我这炮楼，就由你们当权！”

这时，狮头岗上，突然迸出了霹雳般的吼声：“今天有了农军，这个世界的算盘珠子，就由不得你们地主豪绅按老规矩来拨了。当权的，当然是我们！”

这些话落地当当响，句句锤中黄怀汉的心窝。他想起当初县农会建立时，还以为几只小麻雀跳不烂瓦面，想不到农会收缴了各村公枪之后，开展减租，当起权来，短短几个月

就风起云涌，席卷全县。他连忙叫来狗崽子说：“你眼尖，瞧瞧是谁答话！”黄财福伏在窗台细心了望，突然惊慌地大叫：“呀！是杨——进！杨进！”黄怀汉听说是被自己打死的长工杨火的儿子，不禁发慌：“杨进？是……是他？……”黄财福连忙证实：“是杨进！”“哦？你看清楚了？”黄财福指着下边说：“我看到他在两棵大松树中间一闪。听说他跑到广州当榨油工，是油业工会的人。”黄怀汉叹了口气：“啊！又是仇家！”他耷拉着脑袋想了一会，叫过儿子说：“你给杨进传我的话……”

狮头岗上，杨进面对地主“阎王楼”，听到黄财福的叫嚣，禁不住满腔怒火，便依托着松树，抬起碗口粗的臂膀，举起枪来——不一会儿，黄财福又在窗口露出猴子脸，尖声狂叫：“喂！杨进，不要打了！早年间，北屯山区穷人开仓分粮，可是到头来怎么样？还不是鸡飞蛋打没好下场——”他说完，咬一口糍粑，又从窗口伸出糍粑扬了几下。农军战士听到这番胡说八道，恨不得立刻把这家伙抓来碎尸万段。杨进屏住气，瞄得真切，一扣扳机，“当”的一声——正咬着糍粑的黄财福，顿时象死狗一样，脑破血流，仆倒在窗台上。

狮头岗上，立刻欢声雷动，迸发出惊天动地的怒吼：“这就是你们的下场！”“农军的枪杆，就是要砸烂你们的世界，打出穷人的天下！”……

杨进轻蔑地一笑，挥着拳头，一字一锤，硬梆梆地敲击敌人：“黄怀汉你听着！你不用再翻老黄历了！告诉你，今天领导农军的是无产阶级，是共产党。世界上有了这个千古未

有的大变化，注定你们地主豪绅一定要灭亡！”

李祥捋起两袖，指着炮楼高叫：“不信就伸出脑袋来试一试吧！”

一贯骄横跋扈的民团，这时吓得面青唇黑，舌头麻木，连喘气也不敢大声了……

为了拔掉黄怀汉这个镇压农民运动的顽固堡垒，特派员根据农军总指挥部的决定，召集了战地会议，对这场攻坚战作了具体部署，各路农军立即分头连夜做好准备工作。

第二天清晨，纷纷扬扬的尘雾铺天盖地。泰庆炮楼东、西、北三面的山头上，农军的枪炮声骤然大作；正打得热闹，忽地又停了下来，只是疏疏落落地不时打着冷枪。炮楼里的敌人摸不清底细，只管枪不停炮不歇地朝外边乱打一气。黄怀汉疑神疑鬼，心神不宁，生怕农军攻进楼来，死命地叫手下“顶住！顶住！”就在这时，杨进率领爆破队，李祥率领工程队和陈昌洪率领掩护队随后，悄悄地从狮头岗侧面下到山溪边，趟过冷得咬脚的溪水，绕到泰庆炮楼的西北角下面。炮楼建在四米多高的小土岗上，这里正好是个陡壁，离楼中心仅有十五丈远，由于久经雨水冲刷，成了一个山坳，是楼上敌人看不见的死角。来到这里，杨进压低嗓门对大家说：“我们已经到了敌人的鼻子底下，挖坑道要快，不要打草惊蛇。”说罢，铁臂一挥，就动起手来。李祥马上带领工程队展开了紧迫作业。掩护队立即在掘进口外围构筑掩体，还往两翼派出隐蔽哨，监视敌楼东西两侧。

为了争取时间，坑道只挖三尺高两尺宽，农军战士们只

能半跪半卧，用短柄丁字锄挖石头，用胸部顶着铁锹柄掘泥。……坑道越挖越深，空气越来越稀薄，光线也越来越暗了。农军战士们想到特派员传达毛委员关于武装工农，推翻军阀、地主政权的教导，一个个浑身是劲，忘记了疲劳。李祥光光着上身，躬着腰，拖着麻袋，艰辛地把泥筐拖出坑道。杨进一见，就夺过来，说：“你呀，没有执行轮班休息制度，不行！”李祥撅着嘴调皮地顶了句：“你呢？我反对‘不平等条约’！”这么一说，两人都笑了起来……

经过两天一夜的紧张掘进，坑道已有十丈深。这时候，通信员带来了消息：增援泰庆炮楼的五路民团疯狂反扑，农军在铁甲车队的协助下，正在分头打援。杨进把大拳一挥，气愤愤地抓起铁锹说：“好哇！看你们增援快，还是我们炸楼快！”说罢，立刻钻进坑道干起来……

敌楼内，黄怀汉正瞪着金鱼眼发呆，两天来，只听见农军打冷枪，却不见农军有什么动作，心里一直疑惑不解。他叹了口气，晃着光头，叫来心腹黄豹仔说：“传我的话，不见农军不准开枪；派出巡逻队到楼外巡逻，加强警戒。”

下半夜，寒风飒飒，下弦月时而露出脸孔，时而钻入云层。敌人枪停炮止，挖掘坑道容易暴露。杨进通知掩护队：要严密注视敌情。一会儿，杨进接到隐蔽哨报告：敌楼东侧出现一个班的民团，正沿着山岗巡逻。

那时，四野一片寂静，坑道挖掘声隐隐约约传出洞外。一个团丁说：“哦？什么声？”另一个团丁慌忙吆喝：“谁？”但侧耳静听一会，却又万籁俱寂。团丁们又胡乱咋呼：“农、农

军，有胆就出来、出来吧！”随后，蛇行鼠步，搜索前来。杨进发现敌情，马上通知坑道暂停挖掘。陈昌洪等掩护队员，举枪瞄准，作好歼敌准备。眼看敌人越走越近，情势十分紧急，有的战士有点沉不住气了。只见杨进眉头一皱，抓起一把锄头，绑上稻草，套上衣服。陈昌洪心领神会，立即背起步枪，拿过一顶帽子，扣在锄头上，一手接过稻草人，飞快地沿着小溪向东南角跑去……

巡逻的民团团丁，看到周围毫无动静，就稍为加快步伐，继续搜索。在前沿放隐蔽哨的郑阿刚，眼看敌人再走几米，就到山岗的边缘，处在死角中的坑道口，即将暴露。他的心提到了胸口，不由得扣着扳机，只等杨进一声号令，立即投入战斗！

“咳！咳咳！”陈昌洪边跑边咳嗽，一下子把民团巡逻队的注意吸引过去了。黯淡的月色下，团丁们看见一个农军的影子，时隐时现地在空荡荡的田野里走动，吓得发狂似的叫喊：“农、农军！……”“农军来了！”喊声刚落，敌楼上就不分东南西北，所有枪眼都“砰！砰！砰！”地放起壮胆枪来。巡逻的团丁，吓得连爬带滚，连忙逃回炮楼。各路农军听到消息，连夜扎起许多草人，吹起冲锋号，仿佛马上就要进攻了！团丁们感到草木皆兵，惊慌失措地胡乱放枪，闹腾了整整一宿。杨进他们趁着这阵热闹，抓紧时机挖洞，一直朝敌人炮楼的心脏掘进……

撵跑了民团巡逻队，掩护队员们乐得跳了起来，陈昌洪也咧着嘴哈哈大笑。杨进看见这情景，赶忙提醒大家：“群众

不是叫黄怀汉做‘狐狸猪’吗？这家伙又狡猾又笨。我们撵退了敌人的巡逻队，他就服服帖帖了吗？”陈昌洪收了笑容：“是呀！我们还得做好‘打猎’的准备，可不能松劲！”于是，大伙便商量起进一步确保坑道施工的办法来。杨进说：“山里人用‘绊炮’打山猪，大伙看这主意行不？”众人一想，异口同声说：“好办法呀！派出‘绊炮’给坑道‘放哨’！”说干就干，休班的战士们立即行动，连夜运来一批鸟枪，把火药铁砂装好，神不知鬼不觉地装起“绊炮”来。

炮楼里，黄怀汉和狗头军师江寿正为昨夜这场战斗疑惑不解，象攻又不攻，不攻又在攻，不知农军到底作什么打算，商量着如何脱身的计划。一个团丁忽然跑来报告：“楼底的空水缸不知怎的嗡嗡响。”狗头军师心头一怔，眼珠骨碌碌地转起来。他记得：早年间，北屯山区农民暴动，就是挖地道攻入地主炮楼的。难道今天……？他越想越觉得危险，连忙吩咐：“马上倒扣空水缸！”一把拉着黄怀汉赶忙下楼查看。

团丁们把几个空水缸倒扣在地上，只听得空水缸嗡嗡地响个不停。狗头军师伏在缸底，贴耳静听，“咔、咔、咔”的挖掘声从地下传来，一清二楚。这家伙顿时满脸铁青，冷汗直冒，跳起来惊慌地喊叫：“地道挖到楼心下面啦！”这真是非同小可！霎时间，团丁们一个个屁滚尿流地东爬西窜，乱作一团。黄怀汉强作镇定，拔出驳壳枪，瞪起金鱼眼大声吆喝：“不要怕！黄豹仔，马上带亲兵队，给我冲出去！消灭坑道农军！”

黄豹仔领着八十多个惯匪出身的“亲兵”，虚张声势，吆五喝六地从炮楼南门分两路蜂拥而出。

沿着炮楼东侧扑来的一路民团，刚开始冲锋，就被据守东面山头的农军炮火杀伤大半，逼得退回楼内，不敢动弹。

可是，西侧山头的农军距离炮楼较远，炮火一下子未能把这路民团压住，撂倒了十来个敌人后，黄豹仔还在拚命督战，驱着“亲兵”涌了过来。走了不几步，前头的几个就碰着了布在草丛中的“绊炮”，只听得“轰轰轰”几声，弹片横飞，铁砂四射，把这股民团杀伤了一大半。敌人吓得如同惊弓之鸟，赶忙抱头往回窜。在后头督战的黄豹仔贼眼一瞪，凶相毕露，开枪将争先逃命的两个团丁打死。其余的只好又调过头来，在敌楼火力的掩护下，跌跌撞撞地向前搜索……

这时，陈昌洪亲自掌握一门两人抬着、足有四米长的抬枪。他一手提着火药铁砂桶，一手拿着线香，站在抬枪后边，不断校正瞄准点，等候杨进的命令。团丁们渐渐走近了，四十米，三十米，到了抬枪最有杀伤效力的距离时，杨进铁拳一挥：“打！”陈昌洪马上点火，“轰隆”一声，一团通红的火球扑向敌群！随着又是一轮排子枪，当场打死二十多个团丁。黄豹仔遭到这突如其来的打击，吓得一头扑倒地下，拼命地把头往草丛里钻，恨不得地下裂开条缝……

炮楼里的黄怀汉看见死伤惨重，象困在铁笼里的豺狼，东窜西闯，最后下了死心，豁出老本，派出二百多名民团增援黄豹仔，向坑道口疯狂扑来。杨进沉着地指挥掩护队，打着排子枪，杀伤了大量敌人。可是，民团在督战头目的枪口威